

狼身浴血，狐吐獠牙；战刀魂祭，平我山河！

七品◎著



朝華出版社

013029626

1247.52
196

新



I247.52
196



北航 C1635486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獠牙/七品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12. 11

ISBN 978 - 7 - 5054 - 3326 - 7

I. ①獠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0780 号

獠 牙

作 者 七 品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梁 惠

责任编辑 梁 惠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

邮政编码 100037

订购电话 (010)68413840 68996050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blossompress.com.cn

印 刷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 478 千字

印 张 21.75

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3326 - 7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獠牙

目录

- ★楔子 / 1
- ★第一章 烈士的葬礼 / 7
- ★第二章 崇高的炊事班 / 17
- ★第三章 破而后立 / 26
- ★第四章 铁血英雄 / 35
- ★第五章 王牌的打造 / 43
- ★第六章 血染的风采 / 53
- ★第七章 心志如铁 / 66
- ★第八章 围追堵截 / 76
- ★第九章 生命绝境 / 85
- ★第十章 弹火中的独舞 / 95
- ★第十一章 冲击葫芦口 / 104
- ★第十二章 最后的驼骑兵 / 114
- ★第十三章 穿越雷区 / 118
- ★第十四章 凶搏 / 125
- ★第十五章 拖不垮的残兵 / 135
- ★第十六章 绝密任务 / 145
- ★第十七章 险死还生 / 148
- ★第十八章 隐藏的秘密 / 158
- ★第十九章 绝境战斗 / 168
- ★第二十章 生死救援 / 178
- ★第二十一章 嗜血鏖战 / 187
- ★第二十二章 战地施教 / 196

02

- ★第二十三章 死亡洗礼 / **204**
- ★第二十四章 你是我的英雄 / **213**
- ★第二十五章 叛国罪 / **224**
- ★第二十六章 遗忘的角落 / **232**
- ★第二十七章 酷刑 / **246**
- ★第二十八章 我得活下去 / **256**
- ★第二十九章 刑场脱逃 / **266**
- ★第三十章 劫狱 / **273**
- ★第三十一章 完美脱逃 / **284**
- ★第三十二章 季若突变 / **291**
- ★第三十三章 我来带你回家 / **302**
- ★第三十四章 下辈子再做你的女人 / **307**
- ★第三十五章 彻底驱逐 / **312**
- ★第三十六章 只伤不杀 / **317**
- ★第三十七章 遭遇狙杀 / **327**
- ★第三十八章 永无休止 / **335**



楔子

茫茫西北边境的一片山坳里，和其它的山坳一样，光秃秃的没有任何植被，有的只是无边的荒凉，让人看着就会产生一种凄冷的感觉。而这会儿的山坳里却充斥着阵阵枪声、爆炸声，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，地上凌乱的散落着弹壳和鲜血。这些东西打破了本该继续荒凉下去的山谷，让这片山谷平添了浓郁的肃杀、血样的气息。

国家最新组建的反恐大队血狐核心突击队，在这里遭到伏击，伤亡惨重。突击队生还的成员在中队长莫九州的带领下，突出重围，撤退至向东而行的一条山间独道。

这条独道难得的笔直，只有在百米之外才有转弯，转弯之后就彻底进入了地形复杂的高原山地地形。面临大批恐怖分子追击的突击队，只有趟过这条独道，进入到复杂的山地地形中，才能摆脱平地作战带来的不利，可以说这条独道是仅存的一条生道。

“速度放快！”莫九州高声对着在必经之路上布雷的新兵蛋子王陆军叫道。

“好了，队长！”脸色黝黑的王陆军擦了一把脸上的血污，抱着枪跑过来。匆忙的时间里，他只能布上几颗绊雷来延缓敌人追击的脚步。

“进独道，立刻撤到山里！”莫九州的双眼充满血丝，用有些沙哑的声音下达命令。

突击队立即后撤，向唯一的生路撤退。

轰！剧烈的爆炸声传来，当先踏入独道的张九龄被一颗地雷掀翻在地。地雷爆炸瞬间所产生的冲击波，同时将临近的几名队员震翻在地。

“九龄！”看到突变发生的队员们从地上爬起来，痛苦地叫着被地雷炸翻的战友，眼睛里几欲滴血。

“队、队长，这里、这里有、有地雷……”两条腿被齐膝炸断的张九龄发出微弱的声音。

楔子





“九龄，别动，躺在那里别动，我去救你，我去救你……”莫九州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，他看着张九龄的断腿处朝外喷涌着鲜血，知道在没有手术器材的情况下，即便把张九龄从雷区救回来也是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流干鲜血。

“队、队长，我、我也够本了，就让我来干最后一件事吧，呵呵……”张九龄泛起灰白的脸孔吃力地笑了笑，然后用完好的双手猛地撑起身体，让身体顺着独道滚了过去。

轰！轰！轰！轰！连接几声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山谷，张九龄的身体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。

“班长，呜呜……”新兵蛋子王陆军看到张九龄用自己的生命去趟雷区，呼吸着混杂张九龄鲜血的空气，终于痛哭了起来。

“队长，雷区密度至少在五以上，我们怎么办？”一名老队员问着莫九州，从身上掏出探雷针。

“探雷针收起来吧，已经没用了。”莫九州将新兵蛋子王陆军轻轻搂在怀里，对那名老队员轻轻一笑道。

“那咱们今天就是死翘翘了呗，嘿嘿……”另外一名肩膀上扛着一颗星的排长嘿嘿笑着，满脸的不在乎。

“肯定死翘翘了。”莫九州不着痕迹地叹了口气，抹掉新兵蛋子王陆军脸上的眼泪对他说：“你是血狐的战士，你是最优秀的特战精英，怎么能哭泣呢？”

“不哭，我不哭！”王陆军从莫九州的怀里钻出来，使劲甩甩脑袋，停止了痛哭。

“队长，抽根烟，嘿嘿……”那名排长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甩给莫九州一根，然后又给仅存的几个战士散了一圈：“来吧，兄弟们，最后一根烟，抽完咱们就找战友相聚去，接着叫大路给咱偷肉，让九龄给咱们把风，哈哈……”排长笑得非常洒脱自然，丝毫没有对死亡的惧怕。

“排长说得对，这俩小子先溜走了，咱们可不能放过他们呀，哈哈……”队员们围在一起吧嗒吧嗒地抽着香烟，享受最后一刻的安逸。

“队长，嫂子该生了吧？”排长仰头问着莫九州。

“生了，出任务前就生了，呵呵，是个带把的，本来打算出完任务请你们好好喝一场呢！”被问起的莫九州满脸的开心，“带把的”三个字咬得特别重。

“取名没，队长？”一名老队员满脸欣喜地问着莫九州。

“还没取名字呢，就想着跟弟兄们商量一下取个什么名，嘿嘿……”莫九州嘿嘿笑着，脸上露出质朴的憨厚。

“这感情好呀，叫莫杀虏怎么样？”一名队员赶紧发表自己的想法。

“滚蛋，咱们血狐干的就是杀虏的事，叫个莫杀虏成啥了，真是没有文化不知

道害怕!”排长笑骂了那名队员一句。

“要不就叫莫等闲如何?”排长提议。

“我瞧你小子是满江红读多了。”莫九州笑得暖暖的。

“队长，那叫莫卧虎怎么样?”窝在一边的王陆军说道。

“莫卧虎，莫卧虎，咦，这个名字不错呀。”排长把这个名字在嘴里砸砸味继续说道：“是虎就不能卧着，是龙就不能盘着，虎贵三千里，龙游九天外，是咱血狐的种，好!”

“行!就叫这个名字，我的儿子、咱们的儿子，以后就叫莫卧虎!哈哈哈……”莫九州大笑。

“莫卧虎!咱们的儿子!哈哈哈……”众队员跟着一同大笑，笑声中充满了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。

轰!地雷爆炸得声音传来，震得整个山谷都在颤抖。

“队长，敌人又冲上来了!”王陆军看到自己的地雷将恐怖分子炸得四分五裂，冲莫九州大声叫道。

“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对，兄弟们，打完这最后一场，到了下面我请你们好好喝酒!”莫九州操起手中的五六，脸上满是狰狞的狂暴。

“狼如狼，狡如狐!干他!嗷呜……”队员们纷纷操起手中的枪，嗷嗷叫着发出阵阵凄厉的狼嚎声。

“嘿嘿……”就在这个时候，排长咧嘴笑了，笑得那样的坚定，那样的挥洒飘逸。

“兄弟们，为了咱们的儿子卧虎能见到老爸，有种的就跟我走!”排长抱起枪朝着敌人的方向一口气将子弹打完，然后枪杆子一扔，大步朝布满地雷的独道走去。

队员们看到排长的动作，也跟着排长照做，纷纷跟在后面走到独道。

“方辉，你这个王八蛋要干什么?!”莫九州看到排长的动作大声骂着，一脸的惊惧。

“头儿，咱们死拼肯定全都死翘翘，我们兄弟几个合计了，再怎么着也得让咱们儿子见到老爸吧。还凑巧的很，我们还都是光棍一条，所以我们送给儿子的礼物你就勉为其难的接受吧，哈哈哈……”排长大声笑着，灿烂的让人无法正视。

“方辉，你别，算哥哥我求你了行不行!”莫九州拔腿向独道奔去。

“头儿，哥哥，回去以后得给咱儿子说他还有个叫方辉的老爸，哈哈哈……”方辉一脸灿烂地冲莫九州笑笑，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，而后身体猛地向独道的雷区滚冲过去。

轰!轰!轰!三声巨响传来，方辉的身体淹没在爆炸当中，瞬间支离破碎。

“方辉——!”莫九州竭力嘶吼着。



“头儿，让卧虎知道他还有个叫李闯的老子，嘿嘿……”又一名老队员追寻着排长方辉的足迹用身体朝雷区滚过。

轰！轰！轰！李闯的身体也在爆炸声中找寻不见。

“李闯!!! 呜呜……”莫九州哭了，放声地哭了。他一边嚎哭着，一边朝独道奔去。

“嘿嘿，还有牛黄河爸爸！”又一名队员轻松笑了笑，向雷区滚去。

“绝对不能少了俺们家卧虎的陈瑞斌爸爸，哈哈……”说话间，陈瑞斌大笑着继续向雷区滚去。

轰轰隆隆的爆炸声不间断的回荡在山谷，那满天飘洒的血雾以及浓浓的血腥味让整个大地都为之叹息。

莫九州的眼睛里已经哭不出了眼泪，嘶嚎中流下来的是一滴滴鲜血。

“队长，你让卧虎叫我叔叔就行了。”最后面的王陆军露出不好意思的羞赧，转身毅然朝独道的雷区奔去。

“回来！”已经跑到独道跟前的莫九州用嘶哑的呻吟吼着，然后纵身扑向王陆军，将王陆军扑倒在地。

王陆军今年才十七岁，才只是一个孩子啊！

“我不！”王陆军倔强地一转身给了莫九州一膝盖，爬起来继续向雷区滚去。

“陆军!!!”莫九州滚爬着朝王陆军追去，他得把这个孩子给拉回来。

王陆军大声吼叫着，身体顺着战友的残肢碎肉朝前滚去。

“不要！”莫九州的眼前完全变成了血红色，他抑制不住的想要发疯、想要发狂。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们用命来换取自己的命，这种感觉本就不是一个人所能承受下来的。

痛苦、后悔、心碎……所有的负面情绪瞬间把莫九州笼罩的严严实实，他脑子里甚至都想要把自己的儿子生生掐死，然后换取自己这帮生死兄弟的生命。

爆炸声没有再次响起，四条人命把雷区趟出了一条生路。

王陆军的身体在惯性之下滚出十来米之后，迷迷糊糊地爬了起来四下张望着。

“队长，没事了，雷区趟过去了，赶紧撤吧！”看到踉跄着朝这边跑来的莫九州，王陆军一边大声叫着，一边冲过来搀扶莫九州。

啪的一声，莫九州狠狠给了王陆军一巴掌。

“谁、谁命令你们这样做的？呜呜呜……”莫九州打完王陆军一把将对方紧紧抱在怀里，扯着嗓子嚎哭着。

“我、我、我想着你要是死了的话，嫂子该怎么办呀？”王陆军小声地说着，声音依旧带着童真。

“呜呜呜……”王陆军眼中的鲜血滴滴答答地流下来，狠狠地砸在地上，砸出

一个又一个小坑。

“队长，恐怖分子追来了！”王陆军看到提着枪追上来的恐怖分子大声叫着。

“走！走！赶紧走！”莫九州拉着王陆军就向前狂奔。

砰砰砰……恐怖分子手中的步枪不停地朝两人发出一个又一个的点射，弹头击打在两边的山石上，溅起点点碎石劈头盖脸地崩在两人身上。

由于山路狭窄，仅此一条独道，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依托的掩体，只能不断做着各种战术规避动作来躲避致命的子弹。

哒哒哒……敌人的机枪声响起，开始对两人进行覆盖式扫射。在独道还没转弯的情况下，两人根本就不可能逃出升天。

“啊！”王陆军的脚下一软，嘴里发出痛苦的叫声，他的右腿被一颗重弹击中，喷涌而出的鲜血瞬间就将他的右腿染成暗红色。

“起来，跑！”莫九州直接用右臂将王陆军抱起来，继续向前狂奔。

哒哒哒……机枪吐着火舌，代表死亡的弹头落在两人脚下，打出马蜂窝般密麻的坑洞。

“队长，你赶紧走吧，前面就是拐角，跑过去你就安全了。”额头满是汗水的王陆军，忍着疼痛对莫九州说道。

“放……”莫九州突然瞪大了充血的双眼，而后艰难地说出后一个字：“屁……”

一颗重弹精准地击穿他的左胸，让他的呼吸瞬间产生障碍，连带着他的力量也随之散去。

“呃……”莫九州跪倒了下来，跪倒的时候拼进了全身的力气把王陆军拉到自己的身前，将这个孩子死死护住。

噗噗噗……沉闷的声音响起，莫九州停止不动的身体成了最好的靶子，瞬间被密集的子弹穿透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武装直升机特有的嗡鸣声由远至近的传来，伴随着轰隆隆的密集炮火声，那是机载航炮空对恐怖分子展开血腥的杀戮。顿时，跟在后面追击的恐怖分子立刻四散开逃，但是脚步再快也无法快过携恨而来的空中支援。

炮火的声音不断响起，不止一架直升机飞到恐怖分子头顶，朝下发射榴弹炮，一时间，小小的山坳几乎被榴弹倾泻一遍，到处都是残肢断体。

随后，机载航炮又对整个山头进行了无差别扫射，像是剃刀一般，挨着削了几个来回。

心脏已经被打碎的莫九州抱着王陆军，眼睛里终于露出了一丝轻松。

“记、记住咱、咱们血狐的口、口号……”抱着王陆军的莫九州，嘴角不停地朝外流淌着滚热的血液。

“狠、狠如狼……狡、狡、狡如狐！”莫九州的眼神开始涣散，身体逐渐开始发

楔
子





冷，意识开始陷入迷糊。

“能把刺刀送进敌人的心脏，才是甩着膀子嗷嗷直叫的咱们国军爷……”莫九州用最后一丝力气吼出微不可闻的生命中最后一句话后，身体猛地朝下一萎，双眼圆瞪地死在王陆军的怀里……

江山妖娆，战旗如画，中国军爷永远都是高贵的高傲。

生命本是为国，鲜血本是为了那飘扬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五星红旗！

第一章 烈士的葬礼



十六年后。

充满刺鼻消毒水味的病房里，一个衣着寒酸，但又干净整洁的少年直挺挺地跪在病床前，病床上躺着一个一脸死灰的中年妇女，永远闭上了双眼。

少年的旁边还跪着三个同样衣着寒酸的少年，跪坐在那里泣不成声。

“妈，妈，你醒醒，我是华子啊，还有三儿，还有小满，我们都来了，看病的钱我们已经筹到了……呜呜呜……”华子跪在那里看着病床上已经死去的中年妇女，放声哭喊着。

“卧虎哥，咱妈真死了吗？呜呜呜……”旁边的三儿和小满哭着问。

“妈死了。”卧虎点点头无力地说道。

“我妈死了。”卧虎又继续喃喃地说道。

“我妈真的死啦!!!”卧虎猛地发出大声的咆哮，咆哮出来的声音让人根本不敢相信是他那身体所能爆发出来的。

“妈!”“妈!”“妈妈!”

撕心裂肺的哭嚎声传出，四个少年重重地跪在地上，将头狠狠地磕在坚实的地板上。

泛着鲜血特有的甜腥味的病房里，充满了无尽的悲伤，声嘶力竭的哭泣让人听了都觉得肝肠寸断。

这时医生走进了这间悲伤把刺鼻消毒水味都盖住的病房里，要将尸体收进太平间。

就在那个医生用手触碰到遗体的瞬间，低头痛哭的卧虎突然站了起来，拿起桌上的暖瓶就向医生砸了过去。

砰!

暖瓶瞬间爆开，将医生砸倒在地，滚烫的开水洒了那医生半个身体，令他不住哀号的同时惊恐地看着暴怒的卧虎。

“不准碰我妈!!”卧虎发出暴吼声，一张营养不良的脸涨得红红的，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恐怖地暴起。

“你不是医生吗？你怎么救不了我妈的命？啊？救不了命的还是医生吗?!”卧虎指着



这个医生大声吼着，他的眼珠子布满血丝，情绪完全失控。

忽然间，卧虎一脸的暴怒消失了，转而变成了浓浓的哀求之色。

“我给你钱，你能让我妈活过来吗？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，我求求你让我妈活过来吧，呜呜呜……”卧虎说着说着跪倒在地上，将头深深地埋在双臂下，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哭声。

他不光在哭自己母亲的去世，也是在哭自己的无能为力……

痛哭中的卧虎跪行到母亲的床头，痴痴地盯着母亲瘦削的脸颊，再次将头深深埋下，发出压抑到极点的哭声。

“妈，你不是爱听豫剧吗？我再给你放一段，呜呜呜呜……”

满脸泪痕的卧虎将头抬起来，伸手将床头柜上的一个录音机拿下来，而后轻轻地放在母亲的耳畔，用有些颤抖的手指按下了播放键。

“卧虎……”一声憔悴、虚弱、嘶哑却又含着无尽疼爱的呼唤声传到了卧虎的耳朵里，这是妈妈的声音。

“妈！妈！！”猛然听到母亲的呼唤声，卧虎满脸的惊喜，大声叫着母亲。

“卧虎啊，当你听到妈给你说这段话的时候，妈已经去陪你爸了。”母亲的声音再次传来。

卧虎反应过来了，那是录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。

“妈快不行了，妈的病自己知道，就算是能治疗，也挺不过多长时间了。”母亲的声音充满了疲惫，好像这几句话就用了她全身的力气一般。

录音机里传来母亲重重的几声呼吸，微弱的声音继续传来。

“妈是自己吃安眠药去的，已经是癌症晚期了，实在照顾不动你们啦，也不能拖累你们，咳咳……”录音机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。

“妈！”四个孩子哭着呼唤自己的母亲。

“卧虎啊，你不是一直问你爸在哪儿吗？妈现在就告诉你，你爸叫莫九州，他是解放军，你刚出生那年，你爸就战死了，唉……所以你不要再埋怨你爸了，你爸是英雄，也是妈这辈子最大的骄傲！”母亲的口气里充满了无尽的自豪，她从录音机里传来的声音，都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。

是的，她只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，表面上看起来，她似乎什么都没有拥有过，但她却实实在在拥有一份永远都会让她挺起腰杆的骄傲：她为国捐躯的英雄丈夫！

围在病房里的人听得有些呆了，他们谁都想不到这个永远都挂着谦和微笑的朴素妇女，竟然是一个英雄的妻子。

“你爸死了，你爷爷奶奶也受不了这个打击相继去世了，咱家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。我知道，你爸肯定不希望我带着你给政府添麻烦。你爸呀，就是那个倔脾气，妈得顺着你爸的意思来。只是这些年实在苦了你了，呜呜……”录音机里的母亲说着说着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她满以为带着儿子到了繁华的城市里，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，谁知道根本就不是她想

象的那么回事。

十几年来她没有能让儿子过上好日子，甚至连让他上学的钱都拿不出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四处捡些饮料瓶，然后从废品收购站淘回旧课本自学……

“妈，我不苦，我不苦，我一点都不苦！”卧虎的眼泪滴滴答答地落在床单上，染湿一片。

“唉，还有华子、三儿和小满……”录音机里的母亲提到了其他三个跪在地上的少年。

“妈！你说，我们听着呢！”华子三人低低地啜泣着，连呼吸都不敢大声，听着母亲说话。

“你们三个啊，在家里也跟着受了不少苦，咱们家穷，我把你们三个领回家也就只是能勉强吃个饱饭。我这撒手一走，你们兄弟四个以后要相亲相爱，不要走歪门邪路就好。要记住：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。咱们不图大富大贵，就图健健康康、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就行了，那样活得舒心。”录音机里的母亲在说完一串话过后，明显有些上气不接下气，喘息了半天。

“妈，我们记住了！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！我们记住了！”华子三人睁着泪眼朦胧的双眼，看着病床上在他们心里最慈祥的母亲。

病房里的人被这句话深深震撼了：一个连自己和儿子养起来都费劲的妇女，竟然还收养了三个孤儿，并且把三个孤儿拉扯到现在这么大。这到底需要怎样的善良、怎样的无私胸襟才可以做到啊！这个安静地躺在那儿的伟大母亲，拥有一颗比钻石还璀璨的心，有着可以包容一切的爱！

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就是她送给自己的孩子最淳朴、也最能从平凡中彰显伟大的做人道理。

“华子，你们兄弟几个你最大，你要学会照顾好弟弟们。还有三儿、小满、卧虎，你们要听哥哥的话，长兄为父，要学会懂事，知道吗？”录音机里的母亲不放心地叮嘱着。

“我们知道了，妈！”四人咬着嘴唇狠狠地点头。

“卧虎啊，妈一直都不告诉你爸爸的事，你不会怪妈妈吧？唉……其实妈一直不想让你去当兵，天天泥水里爬来爬去的，妈是怕你受委屈。可现在妈这一撒手，你可怎么办啊，你还是去当兵吧，你爸的老部队肯定要你。部队联系的方式我写好放到枕头下面了。只是你去当兵了，华子三个孩子又怎么办呢？”母亲担忧了起来。

“你先去，等你到部队稳定下来了再把华子、三儿还有小满给接过去，那样你们兄弟四个又能在一块了。咳咳咳……”录音机里又传出母亲剧烈的咳嗽声。

“妈快不行了，这会儿说话都快喘不过气了，趁着还有一口气，妈给你说，你要记住！你爸从前待的部队叫血狐，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在沙漠里面，你给你王陆军叔叔打个电话，他们肯定会来接你的。记住，当个你爸那样的好兵，当个英雄……”母亲气息奄奄，用最后的力气说完了这些话后，录音机里就只剩下空白磁带的沙沙转动声。

“妈！您就放心吧！我们一定会好好的！呜呜呜……”痛哭声再次令人揪心地响起，好久好久以后才渐渐平静下来。





卧虎抓着母亲的手，痴痴地看了半晌，这才慢慢站起身面向刚才自己情绪失控用暖瓶砸倒的医生。

“对不起，医生！我刚才不该冲你发火！”抹干眼泪的卧虎，低下头真诚地向这个医生道歉。

“唉，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啊，不怪你，不怪你！”那个医生仿佛还沉浸在卧虎母亲的遗言当中，满脸的痛心，看卧虎的眼睛里多出了几许温暖。

他用心去聆听了这个母亲的遗言，竟然让他感受到已经在心里消逝多年的感动。

“您拿着这钱去看伤吧，对不起。”卧虎掏出一把钱塞给医生，再次说声“对不起”。

“怎么能要你这个孩子的钱呢？我是医生，这点烫伤自己就能看。这些钱你们兄弟收好，以后做个小买卖什么的都能用得着！”这名医生把钱塞给卧虎，转而又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把钱塞给他，挤出人群便走了。

“谢谢大家对我妈妈的照顾，谢谢！谢谢！”卧虎冲病房里的人群深深地鞠躬，他身后的华子三人也随着他向人群鞠躬。

这些人大多都是卧虎在近段时间熟悉的医生、护士们，母亲住院的时候，他们给予了很多照顾。

“季若姐姐，麻烦你把这些钱还给刚才那个医生叔叔，这些钱我们不能要！”卧虎把刚才那个医生塞给他的钱，塞到一个特别温婉漂亮的护士手里。

“卧虎，你要好好的……”叫作季若的护士满脸的担忧，她抓紧卧虎的手安慰卧虎。

“我会好好的。”卧虎费力地冲季若挤出一个笑容，有些羞赧地问道：“季若姐姐，你的电话能借我用一下吗？”

“给。”季若将自己的手机递给卧虎。

接过电话的卧虎按照母亲给的号码拨打起来。

“您好，这里是人民解放军特别作战部，请出示您的密码。”一个甜美的女声传出。

“您好，密码 PLA075D，请帮我转接血狐大队，号码 075XX，谢谢！”

“请稍等！”随着嘟的一声，那边的女声消失了，然后等了大概有一分多钟的时间，电话那边被人再次接起来。

“血狐大队，身份！”电话另一边是一个威严的中年男子声音。

听到这个声音的霎那间，卧虎忽然觉得身体内有种沸腾的感觉：这……就是自己父亲的老部队了！

“我叫莫卧虎！”卧虎努力将自己站直的腰杆再次向上使劲挺了挺，冲着电话大声说道。

“莫卧虎？你是莫卧虎！你是队长的儿子？！待在那儿别走，两个半小时后我会到达你的位置！”电话另外一边传来王陆军抑制不住、激动到失态的声音，紧接着就是电话被挂断后传来的忙音。

接到卧虎电话的王陆军，立即带上几个人登上直升机向电话信号锁定的位置飞去。

打完电话的卧虎深深呼出了一口气，走到床边坐下来，抓起母亲毫无血色的枯瘦手

掌，放在自己的脸上轻轻摩挲着。他痴痴地望着母亲的脸颊，陷入了回忆。

看到卧虎的动作表情，屋里的人都退了出去，不去打扰这个仍旧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的孩子。

走在最后的护士季若，看着呆呆的卧虎想上前说些什么，但终究只是轻轻叹口气走了出去，将空间留给这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少年。

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乏生离死别，可卧虎与他母亲的生离死别却让这些医生与护士们永远无法忘掉。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，闪耀着让人忍不住要啜泣的精神……

逝者安息，一路走好。

这时，一行身着作战服、大臂佩戴血色狐狸头臂章的战士走进了医院，战靴磕在走廊上的声音清脆中透着沉闷。

医院里的人惊讶地看着这一行个个高大、彪悍、魁梧的军人，发出小声的议论。

“这是什么兵？”

“戴着标志性臂章呢，肯定是特种兵。”

“对，是特种兵！”

“……”

走在最前面的军官黝黑黝黑，面庞上透出掩盖不住的暴虐，半边脸上带着一道狰狞的刀疤，从额头一直划到下巴。尤其他的眼神，像极了一头凶猛的恶狼。

这个军官就是前来寻找卧虎的王陆军，血狐大队现任教导员，代号——漠北狼。

走到病房的门前，王陆军看到站在那里的卧虎，卧虎也看着眼前这个一脸凶悍的军人。

“王叔叔？”卧虎试探地小声问道。

“卧虎！”

得到自己老队长莫九州留下的唯一血脉消息的王陆军，直接带上几个战士动用直升机飞过来。

他敏锐地感觉到，时隔十六年之后突然联系上自己的卧虎，肯定遭遇了一件事，否则不会如此的突然。并且打电话的不是他的母亲，而是他自己。

认定眼前的人正是自己的王叔叔，卧虎的眼泪又涌了出来。

“卧虎！”王陆军一把将卧虎抱在怀里，满脸的疼爱之色，他轻轻将卧虎流出来的眼泪擦掉。

“好孩子，咱大老爷们流血不流泪！”王陆军用他自己豪情的话语安慰卧虎。

“嗯！”卧虎重重点了点头，但眼泪却流得更凶了。

他紧紧抱住王陆军的手臂，像是终于寻找到多年不见的亲人一般。他不知道“莫卧虎”这个名字，都是当年还是新兵蛋子的王陆军给取的。

“好孩子，咱不哭！”王陆军揉着卧虎的脑袋继续安慰着，仔细地瞧着卧虎的鼻子跟眼睛，真是像极了自己的老队长。

难得的温柔在王陆军脸上浮现，他拍拍卧虎瘦弱的肩膀，仰天大笑起来。



“哈哈……队长，我终于把咱们的卧虎找到了！我的大哥啊，你就放心吧！”

王陆军笑得极为畅快和开心，自从卧虎母子俩消失之后，就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口。现在这块石头终于可以被搬去了，他也可以为当年用生命换回自己小命的队长，来好好抚养他们共同的儿子了。

“王叔叔，我妈死了，呜呜呜……”卧虎趴在王陆军的怀里痛哭起来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已经把这个才第一次见面的叔叔当成了自己的亲人。

“嫂子死了？”王陆军听到这个消息，神情为之一顿，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悲痛，拉着卧虎朝病房冲进去。

进了病房，王陆军一眼就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嫂子，只是这个时候的嫂子比当年苍老得太多了，但依旧一眼就能认出。

“嫂子……”王陆军缓步走到病床前，嘴里喃喃地叫道。

“嫂子啊！”猛然间，王陆军放声一声痛呼，重重跪在卧虎母亲的床前，眼泪狠狠地砸在地板上。

“嫂子啊！我整整找了你好十六年啊！整整十六年啊！”王陆军仰天发出难以压抑的哭号声。

“嫂子啊！我就是那个趴你怀里哭过的小军啊……你就这样走了，你让我怎么跟死去的大哥交代啊……”王陆军深深地将头低了下来，他做梦都没想到，来到这里，他是找到了卧虎，但也看到了嫂子的遗体。

看到此景，门外的血狐队员们都动容了。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并听到代号“漠北狼”的教导员王陆军的哭声，并且是那么的悲痛欲绝。

“嫂子，你还记得不，我犯了错误，队长操着枪杆子抽我的时候，是你把我死死护住的……呜呜呜……我受不了残酷的训练，自己一个人坐在训练场哭的时候，是你把我搂着，不断鼓励我挺过来的……嫂子！呜呜呜……”此时的王陆军哭得像是一个孩子。

部队的军嫂就如同新战士的母亲一般，用她们独有的女性温柔来关心着每一个天天风里来雨里去，远离爹娘和亲朋好友的士兵们，帮他们抹平心中思念的痛，鼓励他们挺起腰杆站得更直。这就是中国的军嫂，一个群体庞大，任劳任怨，永远默默无闻地站在背后支持自己丈夫精忠报国事业的朴实女性。她们的牺牲，外人根本难以想象，可她们硬是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担起了家中里里外外的一切事情。

聚少离多这是很平常的，每一次军嫂来队探亲，她们反而比在家里还要忙碌了。她们会帮战士们缝衣服、洗被子；还会拉着一帮战士谈天说地，享受他们简单枯燥的快乐；她们还会用母亲般的关怀，去开导一些思想出现偏差的战士。所以军嫂还有另外一个称呼：编外指导员。

没有任何一个人前去打扰王陆军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打扰。跪在一旁的卧虎陪着王陆军一起掉着眼泪，还有跪在后面的华子三人。

直到这个时候，卧虎才真正认清了自己母亲到底有多么的值得让自己骄傲。

他知道，自己不光有一个英雄的父亲，同样也有一个伟大的母亲。他第一次充满了对